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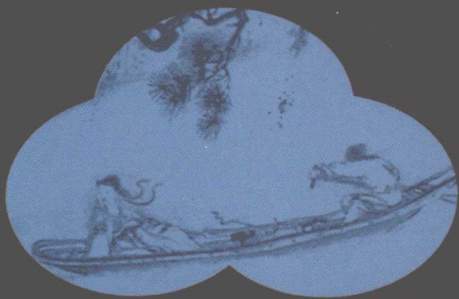
化

中

国

边
缘
话

主编◎刘士林 丁少伦



南船北马总他乡

中国诗性地理上的江南塞北

洪 亮◎著

济 南 出 版 社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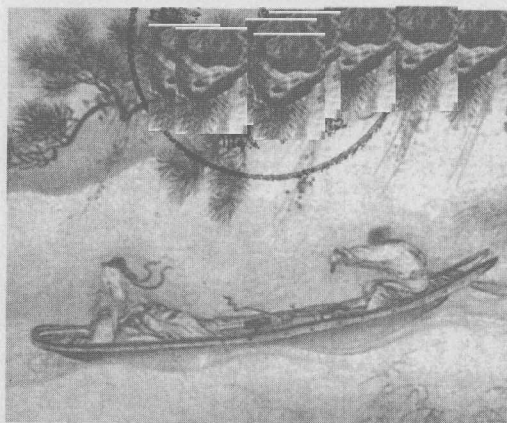
化



中

国

缘
话
题



南船北马总他乡

中国诗性地理上的江南塞北

洪 亮◎著

济 南 出 版 社



南船北马总他乡

洪亮◎著

中国诗性地理上的江南塞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船北马总他乡:中国诗性地理上的江南塞北/洪亮著. —修订本.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8.4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
ISBN 978-7-80710-596-1

I. 南… II. 洪…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756 号

策 划/丁少伦
责任编辑/侯 琪
装帧设计/朱赢椿

出版发行/济南出版社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250001

电 话/0531-86131712(总编室) 86922073(发行部)

网 址/www.jnpub.com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2008 年 4 月修订版

印 次/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3.75

字 数/185 千

定 价/27.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31-86131736)



文 化 中 国 · 边 缘 话 题

主编◎刘士林 丁少伦
济 南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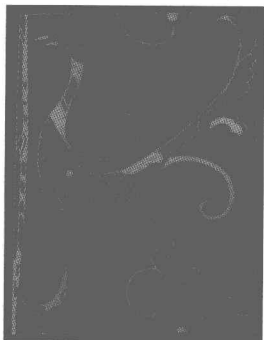
子曰：郁郁乎文哉。

中国文化之内容可谓
不胜辨章钩沉，而于此所
拈出边缘话题一说，其意
何在，其作者又意欲何
为，则是主事人首先需要
向读者诸君加以交代的。
所谓边缘，其义有二：一
是指材料上的边缘，二是
指用新眼光去看旧东西。
前者重在对中国文献作新
的发掘和重组，后者则旨
在对中国文化精神作新的
解读和阐释。其理想境界
当然是两相结合，既有文
献资源上的新发掘，又有
对文化精神的新见解，以
便为解读中国文化的真精
神、探索中国民族的“旧
邦之新命”提供一种具有
别裁性质的文本和话语。

诗云：𪚩𪚩瓜瓞。

中国文明之历史亦可
谓犹河汉之无极。昔人尝
有语云：一部二十四史，
从何说起！现代西哲则
曰：“语言就是世界。”由
是可知，如何解说中国文
化，或者对此究竟能够说
出什么，关键的问题则在
于作者的话语本身。在
“滔滔者天下皆是”的今
时，边缘话题提倡一种
“理在事中”的中国话语
方式，它的对象是人物和

文
化
中
国
·
边
缘
话
题



主
编
人
语

事件，是在“讲故事”中
传达一种对中国文化的
理性思考和现代意识。
这个话语理想又分言为
二：一是以学术研究为
基础的“新知”，它注重提
供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新知
识、新体验、新理解；二
是以审美感受为基础的
“美文”，在一种为中国读
者所喜闻乐见的行文方
式中力求思想、学术与趣
味相统一。或云：虽不能
至，固所愿也。

易云：其有忧患乎？

昔人尝有“死生亦
大矣，而不得与之变”之
慨叹，何况吾侪生于“秋
风秋雨愁煞人”的全球
化时代，又兼以传统和
现代梳理不清的新仇旧
恨，其安能对古圣贤“周
虽旧邦，其命惟新”之语
毫无会意之处。然君子
和而不同，学人术业有
专攻，文章亦各有其道，
故边缘话题之忧患意识，
亦自有其不可与常人共
语处。今人于园林、昆曲
有语云：

中国园林，以“雅”
为主，“典雅”、“雅趣”、
“雅致”、“雅淡”、“雅健”
等等，莫不突出以“雅”。
而昆曲之高者，所谓必

具书卷气，其本质一也，就是说，都要有文化，将文化具体表现在作品上。中国园林，有高低起伏，有藏有隐，有动观、静观，有节奏，宜欣赏，人游其间的那种悠闲情绪，是一首诗，一幅画，而不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走马观花，到此一游；而是宜坐，宜行，宜看，宜想。而昆曲呢？亦正为此，一唱三叹，曲终而味未尽，它不是那种“蹦蹦跳跳”，而是十分婉转的节奏。今日有许多青年不爱看昆曲，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看是一方面文化水平差了，领会不够；另一方面，那悠然多韵味的音节适应不了“蹦蹦跳跳”的急躁情绪，当然曲高和寡了。这不是昆曲本身不美，而正仿佛有些小朋友不爱吃橄榄一样，不知其味。我们有责任来提高他们，而不是降格迁就，要多做美学教育才是。（陈从周：《园林美与昆曲美》）

文化中国之边缘话题，也正是以展示中国文化此种意境与神韵为己任的。

鹤鸣于阴，其子和之。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它既是主编人对本丛书的一个深切期待，更是希望和读者诸君共勉的一种文化理想。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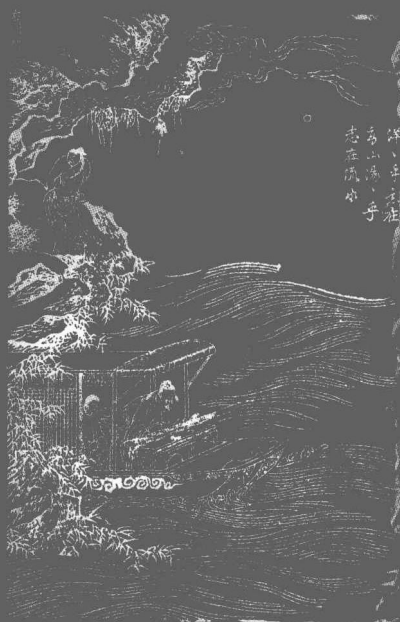
2003年元月24日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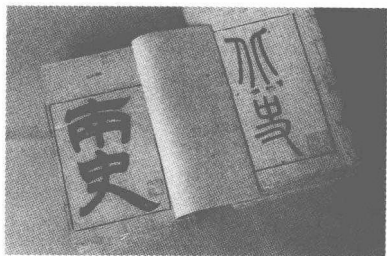
楔子	[001]
乡关何处	[004]
曹操与陶潜	[012]
康复者的世界	[019]
北歌南曲	[031]
江春入旧年	[040]
高高秋月照长城	[050]
塞上闻笛	[056]
走马直上天山云	[064]
归隐和流浪	[077]
只将诗思入凉州	[084]
欸乃一声山水绿	[092]
十年一觉扬州梦	[104]
断肠春色在江南	[114]
秋风斜日鲈鱼乡	[121]

洗却浓妆作淡妆	[129]
独立东风看牡丹	[137]
映日荷花别样红	[143]
夕阳箫鼓几船归	[149]
相逢九里松	[155]
沙际风来草亦香	[163]
潇潇暮雨唱吴娘	[176]
衣香人影太匆匆	[188]
无双毕竟是家山	[202]
尾声	[214]



楔 子

书名《南船北马总他乡——中国诗性地理上的江南塞北》，借自清人张问陶的诗句“南船北马似他乡”。人生是旅程，无论在路上还是在心理（惟行走的方式不同，遭遇的风景不同）。



南史与北史

“旅程”即是个体生命寻找价值、实现理想的历程。故乡的荒凉破败、贫困闭塞、因循守旧、单调乏味，让人产生在泥泞中窒息的恐惧，迫使人们背井离乡去追名逐利，建功立业。但山重水复，月迷津渡，理想受挫，价值失落，于是乡愁沛然而生、沸然而起，遭到遗弃的故乡，便幻成客子心目中的桃源乐土。乡愁，是人们情绪中最敏感、最柔软的部位，是父母的呵护、邻里的安慰、树木的庇荫、山水的亲抚……故乡的小路，给人一种来自亘古、存之久远的印象，恰似脐带，连结着童年的原型经验。一位现代诗人的小诗，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感受：

当年我眺望你
好像眺望风浪迷茫的海洋
今天我回望当年
好像回望灯火阑珊的故乡

不仅如钟嵘在《诗品》中所列举的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塞客衣单、嫖闺泪尽……还由于科场失意、官场倾轧、仕途颠簸、案牍劳形、客地冷漠、城市堕落、年华老大、慈亲倚闾等因素，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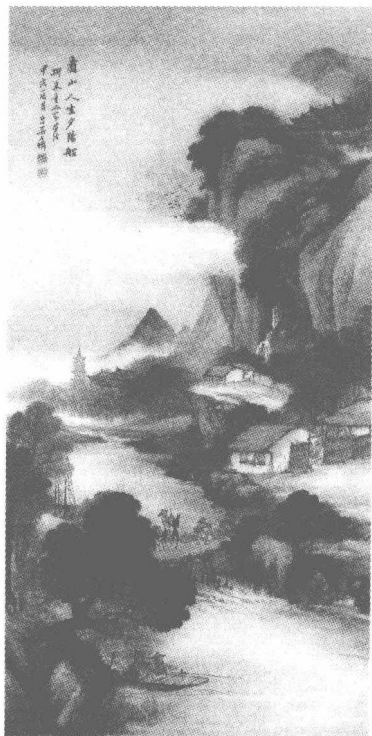
身处繁华歌舞地、温柔富贵乡，常对风日晴和天、月明星稀夜，在无告无助、四顾茫然的游子眼里、旅人心头，都是对立之环境、异己之物象，只有故乡才是永远不变的安顿生命之所，她时时召唤着天涯飘泊的儿女：魂兮归来！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孔夫子的名言，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得更为截然：“人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你也许能够“少小离家老大回”，但这时你看到的故乡已不是儿时的故乡，就连你也不是当年离开的你了，岂止“乡音无改鬓毛衰”，尚有“近来人事半消磨”！贺知章是“偶”书，却道尽了游子的“常”情。你也许能够回到日思夜想的亲友身边，重游魂牵梦绕的旧居热土，但永远也不能真正地回到故乡！那只是一种梦寐以求，但邈不可追的幻影罢了。西哲荣格有言：物质上的每一次进步，总是带来另一番更为惊人的劫难，“科学甚至于已经把内心生活的避难所都摧毁了”，“那对世界黄金时代之许诺，已被无限荒凉、无比丑陋的世界所取代……”尽管这样，人们还是掀起了一潮又一潮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东方涌向西方的大规模迁徙；另一方面，沦陷于精神荒原的人们，又有着日益强烈的复乐园的还乡冲动。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乡愁，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原始记忆，趋于人性的复归、生命的安顿、灵魂的止泊。如此，我们方能理解唐人崔颢的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里所指的，并非地理上的“乡关”，否则他就不会有“何处是”的发问了。他的老家在汴州（开封），离黄鹤楼并不太远。这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被时间与空间所遗弃。时间上，古



元·佚名·千岩万壑图

人飘然远去不再回来，空留白云千载；空间上，眼前虽有晴川沙洲、茂树芳草，故乡开封也不远，但我心灵上的“乡关”在哪里呢？我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呢？“日暮”（衰老）又加重了“愁”的分量，“烟波”更渲染了心的迷茫。失根失土的痛苦、飘泊无依的羁愁，通过集体无意识的积淀，构成一代又一代人恒定的心理模式。异乡体验与故乡情结的互为冲荡，飘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无尽。这种悲慨的信息辐射，终于使大诗人李白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由衷感叹。而崔颢写这首《黄鹤楼》诗时，肯定有意无意地受到过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触发。



清·吴石仙·秋山夕照图

本书所涉及的中国古诗文，多为这种还乡冲动的真切表达，是回归生命本源的悲壮努力，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也算是一种“过程（或曰旅程）美学”吧？过程永远大于目的，目的永远无法容纳过程的丰富多彩。只有在“山重水复”的过程中，才能时时发现“柳暗花明”的美景；即使“月迷津渡”，也如清人蒋士铨所云：“不写晴山写雨山，似呵明镜照烟鬟。人间万象模糊好，风马云车便往还。”（《题画》）这种诗意人生，对于“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的现代人，该有一贴“清凉散”的作用吧。

还须说明的是，本书并非历朝诗选，而侧重于诗性地理上的寻觅，有些名家名作未能采录；所选诗文，也因篇幅限制，偏于绝句短章，特请专家、读者谅解。

乡关何处



吾家嫁我今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鹤兮归故乡。

这是汉代刘细君的《悲愁歌》。刘细君是江都王刘建的女儿。汉武帝听从张骞的建议，采用和亲政策，联络乌孙以合攻匈奴。刘细君便不幸成为第一位远嫁乌孙的汉室公主。

乌孙族以游牧为生，汉时生活在今伊犁河一带。当时的乌孙王昆莫已老，细君仅与其孙年岁相当。细君从文明程度较高的内地，又身为宗室之女，远别家人，自然会生出浓烈的乡情。而文化风俗的巨大差异，更是难以言表，只能用一句“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道出。



归去来兮·云无心以出岫

据《汉书·西域传》载：昆莫后来令细君嫁给他的孙子岑陬，细君

不从，上书汉室，得到的回答是：“从其国俗，吾欲与乌孙共灭胡。”为了汉武帝征服匈奴的大业，她再次作出了牺牲，成为岑陬的妻子。生于“礼仪之邦”，被迫屈从这种乱伦的习俗（实际上是人类早期群婚现象的遗痕），又得让这一位弱质女子担当，命运于她何其残酷！

她最后终老乌孙。也许只有魂魄，才会附于一年一度南归的黄鹄（天鹅），飞返故乡。西人谓：天鹅临终之歌最为凄怆，可称绝唱。细君的这首《悲愁歌》也是绝唱。

绝地，才能迸发出绝唱；绝唱，永远是绝地的宿命。

汉代还有一位女子，经历了与细君类似的磨难，而终于返乡，这便是蔡琰（字文姬）。

文姬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夫亡无子，归宁于家。

其时天下丧乱，文姬为胡兵所掳，后归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汉书·董祀妻传》）文姬是否比细君幸运些？请看她的《悲愤诗》第二节：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
翩翩吹我心，萧萧入我耳。
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
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
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
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
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
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

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

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

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

观者皆歔歔，行路亦呜咽。

正如细君只能以“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二句来表达自己的创伤一样，文姬也只得以“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来概括自己被掳失身的种种屈辱，有不忍言、不便言、不堪言之隐痛。自然环境“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文姬也描写到了（细君只写到生活习俗）。据谭其骧先生考证，文姬所指的“胡”地是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



归去来兮·或棹孤舟

“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邂逅徼（侥幸）时愿，骨肉来迎己”，指曹操遣使赎回事。但自己的回归，是以永别二子为代价的，因为匈奴不允许她带走儿子。“存亡永乖隔”，不仅指永远没有重逢的机会，恐怕连彼此的生死存亡都无从得知。儿子的几句质问，使文姬五内俱崩，恍惚若痴；而送行者（当指与文姬同时流落南匈奴的人，应多为女子）的企羨、号哭，更增一层哀痛。他（她）们怎知文姬此时处于去留两难的困境啊？此时的她，绝不会有细君那种“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的执著心态。“当发复回疑”，快出发了，又怀疑自己该不该为了回到中原而与二子永诀。

《悲愤诗》的第三节首句，用了“去去割情恋”，但在“悠悠三千里”中，这种情恋是“割”不断的，不能分割的：“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即使回到已经面目全非的故乡，她还常常“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自然是远望以当归，苦念二子。那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骨肉呵！全诗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与细君一样，她的人生本来就短，又必须经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痛苦。所以清人沈德潜说这首诗“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

二

当我从这些悲凉沉郁的塞北哀诗中，转到一首题为《江南》的汉代乐府，眼睛突然为之一亮，恍然置身于《圣经》中的迦南，那流奶流蜜之地：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田田”二字用来形容荷叶的鲜碧，本身就有一大块一大块绿色的趣味。从重叠的语调中，仿佛看见鱼尾一摆，倏忽东西南北，穿梭来去的动态。平时拘于礼法的少女，如今成群结队来到湖中采莲，贪看鱼戏萍开，视线随之游移，春心随之荡漾。鱼“戏”实为人“戏”也。

而我站在岸边，颇有《诗经·蒹葭》里的那种感叹：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江南的莲塘呵，你就是这样，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宛在水中央，宛在梦中央呵！

江南于我，永远是梦中的江南。

莲花于我，永远是东方的奇葩。

沉埋千年尚能发芽的莲子，是中华古国不死的精魄。

余光中先生有言：“玫瑰的美也是不容否认的，但它燃烧着西方的朗爽……莲只赧然低语……青钱千张，香浮波上，嗅之如无，忽焉如有，恍兮惚兮，令人神移，正是东方女孩的含蓄。”

“若无佳丽，则花月皆虚设。”（《幽梦影》）在中国古诗意象中，莲与“怜”、“恋”谐音，又是爱情的暗喻，《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莲的别称，又与“夫容”谐音）》便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

远眺六朝，《青阳歌曲》唱道：

青荷盖绿水，芙蓉发红鲜。

下有并根藕，上生同心莲。

“藕”在这里，又是“偶”的谐音。

唐人皇甫松有一首《采莲子》：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莲子”即“怜子”，少女抛去的不是莲子，而是爱慕的芳心。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其《采莲曲》中，表达得更为深曲：

两船相望隔菱花，一笑低头眼暗抛。

他日人知与郎遇，片言谁信不曾交。

不愧为写了许多人与狐精热恋的大手笔，诗中少女表达的，不是抛莲子，而是抛眼波；当然，她也知道，这只能瞒住一时，隐情终究是瞒不住旁人的。可谓冰雪聪明。

莲塘里盛开着千万朵古相思曲。

莲在汉代，莲在唐代，莲在江南，莲花与人面交相辉映的江

南呵！

今年的莲茎，连着去年的莲茎，连着千年的莲茎。芬芳谢了，窈窕萎了，而美不朽，而爱不朽，而诗不朽，《江南》呵！

三

刘细君在乌孙受难。李夫人在汉宫受宠。她的受宠，全因她哥哥李延年的一首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汉武帝听了这首歌，“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汉书·外戚传》）。有意思的是，《晋书·乐志》里记载：“《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李延年以歌曲送妹妹入宫，又以歌曲慰藉那些出宫、出塞的女子与征卒，谁可知他内心的隐秘与微澜？也许他目睹了曾被汉武“贮之黄金屋”，后因色衰宠歇，只得用重金聘人写《长门赋》的陈阿娇的遭遇？也许他耳闻了“武皇开边意未已”，连年征战的将士的命运？当然，以后还发生了他所不知的许多悲剧，如与赵飞燕争宠、居长信宫写《团扇歌》的班婕妤，如“一去紫台连朔漠”的王昭君……

江南秀丽，其佳人多杏目柳腰，清艳妩媚；北国苍茫，其仕女多雪肤冰姿，淡妆素抹，有一种与南方迥异的莹洁风神。所以《古诗十九首》云：“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将《诗经》和《楚辞》中的女性美加以比较，认为：“卫、鄘、齐风中的美人，如画像之水墨白描，未渲染丹黄”，“至《楚辞》始于雪肤玉肌而外，解道桃颊樱唇，相为映发……色彩烘托，渐益鲜明”，并举了宋玉《神女赋》中的描写为例。乐黛云女士在《从巫山神女看长江文化》一文里，也认为：